

孝義真蹟珍珠塔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二十二回

回見廿一回中

直話說采屏奉了小姐之命來到西院覓得夫人行事十分不
是今日看他如何與方太七見面

霄陽姐那時移步前來請 呀躲避无門 呀躲避无門

他料方郎无出息 呀永不超生 呀永不超生 不想名成

天下聞 位極尊 今日里 呀面目何存 你將小姐曾嘲

咲 呀道女痴情 道女痴情 反恨多姣逆母亲 氣不平

想此去 呀怎見千金 呀怎見千金 你與老谷如仇寇

呀堂開家庭 呀堂開家庭 究竟為官眼力深 能識人

羞得你 呀誰見夫君 呀難見夫君

且想上一路行來已到西院門首待我叩門則个

剪蓮花 采屏忙去把門扣 里边京動小紅云 便問是何

人 暖便問是何人 外边听問忙答應嗔紅云姐 你快

開門 又我來有正經又紅云卽便卽便就開門 見了采屏卓

朕京 你來為何因又采屏姐 咲盈七 問我來時我有回

我要見夫人 暖我要見夫人花喜吓要七見夫人个進來

嚼奶七采屏姐來里夫人見了采屏便問嗔自你來則甚嗔自

采屏就說夫人方太七來了要請夫人相見嗔唱夫人听 乞

一京 面皮失色不開声 吓他今到此无別意 必定尋是

生非为这小童生嗔自嗔怕他怎成嗔唱他总在娘前來挑撥

难道同母前來壓長亲 你一朝得志身榮貴 敢將姑母

母就欺凌睍自我若不出去睍唱他道我羞漸多畏縮心虎
不敢見他們我如何肯把威風減長他志氣愈慙睍自
不要說別个就是采屏這賤人睍唱就要被他來哄我你又
他洋匕得意骨頭輕睍自但是我與这老才睍唱今生立誓
不好者永不登臨東院門睍自若被他一呼而去睍唱真正
看我多輕賤道我情虛反奉承事在兩難无計較呆匕
下去暗沉吟睍自采屏方太匕在那里睍自在小姐堂下睍
自方大爺可曾同來睍自匕的睍自难道也在堂下坐玄
睍自大爺在書房里老爺也在堂下睍自吓他舅嫂姑夫已
經見过了采屏我問你今日还是他自己來的睍自老爺和小
姐打發人去請來的睍自如今你來請我也是老爺小姐的主

意及原自並非這是方太七說與夫人多年闊別要緊會七特
叫小婢來請的睡唱夫人听 叫采屏 你今與我覷夫人睡
自你說太七在此睡唱本該迎接方為是 多年姑嫂共談心
但是我與老翁如仇寇 更比冤家結得深 並非我不肯
出來與夫人見 說我今生永不見老牛精 到請太七反芳
貴步臨賤地 便也有許多言語告夫人 卿自是曉得 采屏
領命忙回轉 就將此話告分明 卿自小婢去請夫人七七說
本該迎接只為有些疾不可以風請太七暫移貴步到西院
相會夫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睡自極是本該我先過去 卿老翁
听 便搖頭 冷咲呵七氣不休 解阿唷豈有此禮 卿听他說
話真堪咲 世故全无礼数丟 反請客人來就見 主人高

坐在房裏 天下那有此情禮 亏他行出不含羞 嗣老亲母
吓他不肯來 并非我在此 嗣我想他夫君尚且无顏見 嗣何
况嫂嫂 嗣自快便 竟要低頭 睹自姑夫說那里話 睹自今亲
上加亲 真骨肉 往事休提 一筭勾 睹自小姐你與我同去 嚶
老爺乘机走脫 去房去 小姐是相隨 舅母不停留 行來早
到西边宅 丫环一見 報情由 睹自奶上方太太來哉
其時先有紅云在西院門首伺候

要孩兒

方夫人

走進來

小紅云

已京杲

憂疑有急

心胆碎

起先我送姑爷去

得罪花園本不該

倘然提起

真堪怕

到不要今朝錯怪

連累我去受飛災

且自啞 勿要管里 总有奶上方太太來哉

奶上方太太來哉

前腔

陳夫人

迎上前

見嫂上

叫連上

心頭原舊羞

相見

看他踉蹌多拘束

臉泛桃花紅耳邊

強為欢笑玩

顏面

不住的搔頭摸耳

強殷勤假意周全

潤別時切怀思今日相逢又疑夢里

皆欣幸荷光臨不勝欣悅

上請上小姑亦有一拜

禮數恭作且請坐

冥坐定各西東

丫環便把香茶送

千金陪坐喜融上

姑娘吓

曾記得昔年握手分離別

我與你年紀俱經彷彿

同 一別多年皆老大

真个是迅速光明

便是醉唱我看你兩鬢青絲俱漸白

生菴裏從來說 從來說韶華滿眼尽成空

唱我是几年大難遭磨折 搥在流離顛沛中 不死執存已
大幸 怎能还得好形容 昨唱嫂上吓方門不幸遭无妄 破
家搥为賊羅網 这是海底深仇天不共 時常想起恨无穷
昨唱姑娘吓 这是你父兄家運該如此 怨恨他人搥扇空
只把我几遭老舍臨危地 此時仍與你相逢 昨自嫂上便
是昨唱我問得你在菴堂已日久 外边滿院不通風 南間
我宗親真可恨 所以提你的姑夫氣滿胸 昨自姑娘便是我
問得你昨唱夫妻反目堂淘氣 分居兩院各西東 叫我日
夜不安真抱歉 昨自总是我家 昨唱這畜生狂妄罪難容 昨自
阿吓嫂上說起你的令郎來 真上令人几手氣死 昨唱提起從
前一段情 令人真要氣傷心 昨自吓他敢怎 昨唱承他美

意前來到 却逢家里過生辰。昨自其時你姑夫在厅陪客。昨
唱席間不便抽身起。所以請他 先到花園見我身。昨自我
做姑夫的。昨唱一問佳到忙出外。昨自不知你令郎什麼緣故。
昨唱怒容滿面在花厅。見了我半句寒溫多沒有。口上聲
上只說貧。昨自那時我就對他說。昨唱至親何必言貧富。昨自
俏朕被人所見。昨唱豈非把我方門看得輕。昨自嫂上我這句
話並不曾得罪他。昨唱他就目无尊長全不遜。胡言亂語好
難听。昨自吓他話些什麼來。昨唱他說從來窮字難瞞。他
說姑夫不該人贅姓方門。他說明知此地无魚鈎。他說牧
捲絲綸別處尋。他說盜纒借貸毫無用。他說尊府錢財不
領承。他說自來自去領隨我。他說由飯由茶枉費心。面

鐵青上真难看

口內嘮叨便動身。自那時我再四款曲不

住叫我也无可如何。他臨去還有許多言語。賤且吓他又怎樣

說。賤且嫂上這也是他。有志氣有骨格的言語。賤且他說餓死

不吃嗟來食。他說今生不踏姓陳門。賤且就是嫂上待我的

好處。我自忒記在心頭。也不該是他來批駁我的。賤且吓他又

說甚麼。賤且他說我母如何來待你。他說你今嫁出就忘心

賤且阿呀上他竟敢如此胡言氣死我也。賤且嫂上他如此這

般賤且非為亲情來看我。竟是平地生波把氣尋賤且只批

他方才賤且故意弄裝來戲我。全無長輩帶訓評。曲中罵

我蘇秦嫂。并其說我不如漂母。枉為人。賤且你道有此情理

沒有。此情理別人多道我。賤且重富欺貧將他慢。那曉你令

郎作事太尖新，既自阿呀好个不孝，犯上的姑娘，不說我也不知，他還不進來陪罪，該死該死。姑娘你凡事，拖着愚嫂面上，恕他狂妄胡為。采屏姐，你与我去喚這畜生進來，表唱采屏奉肉忙出外。再說老谷移步到書齋，睡寢婿請坐。睡夫人請解令堂多年不見，今日相逢，竟有些不認得。睡便是大家多老邁了，睡寢婿吓，暖我想光明如駿馬加鞭，人世如落花流水果，去得好疾也。睡世事紛上一局棋，光明如箭又如飛，欲圖上進須年少，一到年高志七低，難得你杏林獨步邀君寇。王事劬勞在此時，况如今你七省關防担大任，能无刻上費心机。睡是多蒙岳父大人訓誨，便是小婿在京都早曉得湖廣巡抚題奏，疎通水道，便以農工事，圣上重農務本，准奏

開河但小墳赴任襄陽一路行來怨聲載道歸罪潘公是何緣
故薛平就是那道台潘公他不過學士出身賄通趙文華得授
荊州二府一歲三遷得為觀察他是郭茂卿的內侄唐伯的外
甥薛平是吓原來是奸臣的黨還要請問襄陽府徐學詩如何
那徐公麼他吏部員外七遷太守在任清廉剛直深得民心那
是極好的好官生唔薛平不得襄陽合府多稱贊果朕風烈
有操持莫言忠佞無人辨自有從旁講是非不談翁婿
書房話再說采屏相請咲迷上薛平老谷方太七差小婢來
請姑老谷進去薛平既奉令堂有肉且進去一走薛平是薛請
你看方谷呵

薪水金 滿懷得意出書房 侍女前邊引道忙跪見姑爺這

里來 意洋洋 繞過了迴廊 裝成了那風流樣頭姐姑爺

你休要 喜非常 心花放 只怕你走入了是非門 管

叫你有口斤分講誰這却為何瞞且你進去便知端的匪吓○

好叫俺難解難詳 一定是為有畢家親事 裡面鬧飢荒頭

自到了姑爺你且請住待我進去通報 夫人姑老爺來了瞞

小姐開言避入房 方爺緩步進中堂陳夫人端狀不動瞞

怒目睜觀年少郎 方太太 氣冲上 變就那惱面龐 采屏

是呆上細看站立邊旁誰母親 姑母 陳夫人不理方夫人

道瞞自畜生我問你這位是何人誰是姑母夫人瞞自可又來

你還不跪下咳嗽生吓

托曲調 全不念祖宗一氣 全不念父黨宗親 全不念長

幼卑尊 全不念孝悌天倫 阿唷畜生吓 我日道你讀書
知禮義 那知你礼性全无心不明 我只道年長志亦長
那知朽木難凋真廢人 你枉做了詞臣 枉做了代巡 这
規風七省 如何的治國治民 报答君恩 你先棄了出身
限本 再不道我單生一子 无義无仁 今朝頓覺羞慚甚
枉了我一世辛勤 枉自母亲息怒待孩兒与姑母陪罪便了
煞尾 深上拜 跪埃塵 劝姑外不必怒生嗔 從今后侄
兒知罪 往可莫提論 列位那從旁听的方老夫人此番大
罵他罵兒子就是罵姑娘其實老夫人質地忠厚居心坦白並
无借戈以刺借背揮拳之意列位不要把老夫人怪錯了却說
方爷小心陪罪愈使姑娘置身无地不講里边陪罪再講老爷

在書房暗想。薛瑄此時喚他進去。想那老不疾有何面目相見。侄兒吓待我進去看他們在那里講些什麼。忙移步出書齋。意氣洋洋。踱進來。內在門旁來窺听。低頭不語。托双腮。只听得方老夫人反把方谷罵。開言不覺怒填怀。咳。我想一般多是亲姑嫂。为什么一个挨良一个乖。他如今总然將子來責罰。難道你到不羞慚假作呆。那時老谷昂七步到庭前去。但見方谷跪倒在塵埃。驀再說陳老夫。人驀看見老谷如不見。含羞故意把頭回。驀此時老谷看見方谷跪下。驀連忙走進中堂地。方老夫人就站起來。驀陳夫人看見老谷來了。驀他就立起身來。往內走。驀却被方太七。驀一把扯住。哄顏開。說自來姑娘不要走。驀唱你若見了姑夫忙。

回避既自非惟叫這畜生罪上加罪并其枉了做愚嫂的瞎唱
特地今朝到府來既自便是我還有許多言語正要來告訴二
位大家坐下睡阿呀矣增為何跪有請起上上瞎自咳姑夫吓
你还道他是个衣冠人物么瞎唱這畜生罪孽如山重 礼性
全无把骨肉殘睡他並不曾瞎自咳姑夫吓瞎唱他倨似顛狂
欺長輩 这就是无天无地罪难寬全不曉輕薄始娘如輕母

天倫名分有攸関瞎自多是为這畜生害得你瞎唱矣夫妇
家庭不睦常洵氣 害得甥女堪上待斃病闌珊 害得我

做外的老年跋涉走長途 凡乎身喪鬼門関 咳畜生吓如

此作为多顛倒 枉登翰苑列朝班瞎自我如今也沒有別兼

話与你講瞎唱若上上劝得姑夫姑母相和好 我把你從前

過犯一齊刪。你若不七七調停，二老重歡，叙睦自你也休想。母子團圓，睹我是情願。今生老死在尼菴，睡阿吓亲母何出此言？睡唱夫人听。暗思量，吓再不曉嫂上为人質地良。我慮他到此來尋事，打草京蛇鬧一場。誰想到義方自訓，无溺愛，到叫我置身无地，好难当。想起來究竟我当年情分話，原有許多不是待方郎。夫人想到此時，心亦轉一腔怒氣赴東洋。開言便把方卿叫，侄兒吓，你令堂責罰正相当。莫道江山易改，难移性。要曉得一言可以就興邦。若說別人与我何干涉，但是我与你一休相關，共姓方。如今既以言明白，姪兒，你也莫將旧事挂胸堂。睡姑母姪兒焉敢一來是姑母，况如今又是岳母了。睡自便是我如今。

与你是一重亲是兩重亲了。哈哈。你也曉得一重亲兩重亲的。瞧自老來才你又來尋事了。如何亲母他在女婿跟前罵得勾。還在亲母面前又罵我了。亲母如今還是他不是我不是。瞧自。到我不是我。是我不是我。瞧阿呀。我不敢惹你。我去了。瞧自。阿呀。姑夫轉來我兒。你還不怕住姑夫。姑夫吓老身到此。為何來我。此來原与你兩位講和。來兩位听我一言。要孩兒。告姑夫。听我言。從今后。莫提前。万般揔看吾薄面。你今夫妇不和。願叫我心頭抱歉。再難在此來相見。万望你平情釋憾。要与我母子周全。瞧我是那个与他尋事。每事他來尋我。既家亲母相劝。我就忍耐些。叔且遵命。便了。瞧自好了。姑夫是講和了。孩兒你來劝姑母大人。瞧姑母

昨自阿唷侄兒吓我與這老亲才夙世冤家立誓不和睦的醒
姑母吓

前睦 劝姑娘 把氣平 家庭內 耐三分 姑夫未免多

執性醒 扼要着侄兒分上慈亲青爵侄兒无言可剖○救我終
身不孝名 我只得双膝跪埃塵 姑娘不听心何忍 所望

的慈悲容隱 你所我委曲調停醒自侄兒請起阿唷我真氣

他不过醒來姑娘不要說了如今大家來團圓捐賸自我兒我與

你先來替老人家見礼醒母子双匕帶咲容 先來施礼西堂

中 老令只得忙陪揖 夫人此刻面週紅 事到其間死可

奈 只得双袖平垂还礼恭 外面堂婆來見礼 那些了环

咲倒在后屏風 忙來報与千金曉醒小姐老令与夫人在那

里行團圓禮了。囑千金，聽說喜无容，再說外边老舍就时。自
已夫人說來，我与你如今不是冤家了。哈七上，且嫂七你
看他好沒廉耻。自姑娘你此番夫妻和睦，老身也不勝喜幸。
但是我還有一庄恨事，還未曾告訴你兩位哩。自親母什么恨
事，正要請叫。自吓可恨吓，自只為我家不肖在南昌，自
做了有傷名分的事。自唱于理于情，兩不當。自吓親母不用說
我已曉得，就是畢家這頭親事了。自且陳夫人問什么親事，自
自待老身一一告訴你。吓你的令侄。

西江月 一自那年别后 黃州被劫行囊 雪中凍倒在官
塘 黑夜几乎身喪 喜遇畢公归省 程途貪趕匆忙 忽
開叫若甚京慌 四下返尋探望 卽因家人救醒 兩边細

話行藏 相邀作伴到南昌 看待全胞一義 他有綉金胞
妹 青年待字閨房 令堂強逼結薦王 提起雪中情況
昨日我見原不肯從的 无奈住在他家十分情待再兼畢老夫
人若上強逼他不得不從那時又說明了三件心愿一是要母
親見面拜堂二是娶陳家先做女婿三是要成名之后完叙
如今朝廷玉旨謂兩家摠在喪旧同日花燭這數天內就要成
親的了昨日吓原來如此嫂上這是極好的一生美事何得反
說恨事來嫂上昨日唱自嘆今生子息稀 單生一女甚孤恹
難得天賜奇緣真奏巧 將來我女有相依 况軍門本有
師生誼昨日他的妹子与我的女兒唱我忘看成一義沒高低
解說來說去這句話還說得是昨日哦我也有是的說話 嫂

上姪兒是改名中的作唱怪道今科展試題名錄狀元籍貫
在江西作是吓女璿原是南昌籍成名的此時夫人才得明白
方老太太听得姑娘如此說更加欢喜開言就說作自難得
二位海涵老身不勝銘感作亲母此事不独我老夫妇欢喜我
方才說与女兒知道看他也甚心欢作自姑夫这庄事令爱先
知道的了遂把畢小姐到过菴堂采屏会面畧提了几句多說
菴堂内婆媳兩次相逢此乃天賜奇緣并非老年積善之报可
为大幸的事了作呀閑話少說此時天色已晚老夫人就說我
要回菴去了作呀嫂吓作唱你此言說得甚稀奇作且嫂上
此間何地菴堂何地作唱况且你令郎現今本地为官敢吓
自如何放母亲作唱在荒菴奇跡卧裏非
嫂吓我这里是

老孝悌在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何須客有嫌疑

嫂七吓你在菴中已目

久

只為他們在我跟前絕不題

我若早知你到襄陽地

連枝已

有

不同棲曉色姑娘只是我在你府上打撓不當

吓你又來罵我了當初他們實在瞞瞞使我抱歉難安

他們做的事噓咄你也不必說了总是老夫不是如今好生

嫂上在此

醒了

環掌灯分付厨房备酒

矣壻我与你外边去

坐裏唱老谷欢悅笑嘻嘻

双七翁壻步忙移

今晚是内外

厅堂多設席

如同王母晏瑤池

家人伏侍多高興

使女

欣上東復西

遍處張灯如白登

疑待新亲愈正齊

翁壻

两个席間提起当年事

正是循环否泰禽为之團矣

婿我

与你今宵已遂平生樂

酒人心脾无醉期

請吓

請不

談翁壻開懷飲 再言姑嫂話机
體溫存淑惠世間希 我兒登第尋常事 方門有媳獨堪
奇 自多蒙謬贊 這是嫂七為人心地好 令郎平地上
云梯 老說小女年幼死知姣弄慣 自恐累及嫂七 自唱將
來每事費提攜 自好說 此時小姐在旁 自有意殷勤將酒
劝 直飲到月移花影過 西窗 自此時酒席已終 陳夫人說
嫂七我与你闊別多年 一旦相逢不勝之喜 就彼此同榻也好
再作細談 睡夫人听 咲溶七 姑娘吓 要我嫂七來陪
理欠通 今宵你自有相陪客 老身叔作一媒翁 自嫂七
你到來取哄起來 睡唱我是兩載分居甘寂寞 說別夫妻看
得空 今生誓不同房住 提起冤家恨滿胸 自姑娘吓

你若今宵再不歸東院 我立時打轉轉巷中 你夫妻倘不
相和睦 我与你姑娘亲情竟竟訟 自小姐与我分付外边
打轉我要回巷去了 自娘上說那里話來你何以處我 你
不要如此作難 此時小姐在旁又劝母亲休執意 且
通融 劝外今日要相從 既然舅母來若劝自娘若執意不
允致于舅母 也責得面少光輝 話落空 自是吓小姐說得
不差你若不肯听我叫我臉上那里过得去 不要管 小姐我
与你就送令堂過去 采屏姐你到外边快請老令進來 自
是曉得 自了环們掌灯 自天國那時方夫人囑上前扯住姑娘
走 陳夫人是到齋羞慚面泛紅 侍女張灯前引路 于金
隨后步從容 回廊曲上行將去 早到当年臥室中 陳夫

人一看戲諸般器皿依然在。塵滿妝合鏡匣封。只為年餘不到房中住。竟得滿目凄凉又不同。丫环即便來打掃。鋪床疊被興匆匆。不談里面安排好。再說采屏相請主人翁。自老谷方太乙送夫人已歸東院。叫小婢出來請老谷快些進去。与夫人和好。罢睡。胡說。方谷听了喜出望外。好吓妙吓。如此岳父快些進去罢。睡。唔。我誓不与老不矣同房的。到自阿唷。岳父小婿要求求你了。睡。深乙揖。愚年高。何須故意做推敲。姑娘尙看家慈面。难道岳父心頭還氣未消。家庭和合方為順。大人。你是泰逵詩書見識高。方谷正在來相劝。再說了頭一次。又相邀。睡。自老谷方太乙請老谷進去。老谷若不進去。方太乙就要打輓到白蓮菴去了。睡。阿吓矣。

壻令堂見召我且進去就出來的。鰥夫天快請壻老翁一路進
來倒覺含羞。羨仲七縮上首頻搔行來已到房門口了。
環通報老年高鰥自太七我里老翁進來哉。方老夫人開說
老翁進來十分欢喜。鰥自妙吓果狀姑夫來了。鰥亲母相召有
何見諭。姑夫吓鰥唱可看見織女臨河已候久。端待牛郎
渡雀橋。你看月移花影紗窗上。此時不可負良宵。鰥哈七
七亲母到來取哄起來了。鰥姑夫吓鰥唱早备花紅耐月老
謝媒翁等在明朝。鰥自失陪了。請安置罷。鰥唱耳畔帶哄忙
走出。就把房門反鎖牢。鰥方夫人自然与小姐同房寢。
方翁是安頓書齋。过此宵。再來房內夫妻人兩個。共对良
缸灯影。搖盪那時陳公把夫人仔細一看。見他玉貌花容。至于

靜幾年餘益發光華潤澤可稱半老佳人。醒老谷對了微上咲
相見依然是旧交。只見夫人走到房門口。怒容滿上喊

声高。醒自了。环們開了房門。醒奶上。方太上。銷不了。鎗匙少帶

去个哉。醒自小賤人你不開門。少不得打尔一个死。那老谷

看見夫人美貌早已心軟了。說道夫人这不干了頭們事。這是

你令嫂的好意。不要減了人的情分。夜深了睡罢。下官身子困

倦。到想睡了。醒自。醉你要睡与我何。于醒夫人不睡。下官何敢

先睡。也沒有这義情理。醒自。你這種人也講情。里若講情。里就

不該打我了。醒呵。呀。從前冒犯。总是下官。不是如今。下官与夫

人。陪礼。醒深上。揖。曲了腰。劝夫人一。慨。休題。大度包。去

入端坐。不來理。恨在心頭。半未消。夫人吓。你須念我半

載獨居情在你

連采屏几曾沾染有分毫

就此一

取

我特為夫人守得牢解夫人吓我想別个去君怎肯如此

豈只怕道采屏早納連生子

穩坐中叔尺伐而 万般那有

夫人分

他的才情比你高解

夫人這難道不是我的好处么

醉自夫人听罢怒容來頓釋解

自回轉頭來說道這不納采屏

笑是你畧七有点良心解

唱啞然一笑就罵老風騷 夫人是

生米落鍋煮熟飯

老翁是順水推缸把櫓搖解要曉得夫人

年总五十歲他平時參葯堂調理

海水還須月上潮

因此

藍田能種玉

這也是世間奇事甚蹊蹺

半百生兒天下少

只為陳公會惡饒

世代为人多好善

上若不負榜宗祧

那時玉帝

特遣張仙送子他家去

來年庭下小兒曹

事且行曼七說再說方谷公座在明朝文武官員俱以
到地方上緊辦差徭自就就在陳府來迎接門前車馬
鬧傳止上在完因兩件事再將下卷說叨

孝義珍珠塔第二十三回

第廿三回 花烛燵新卽一夜表親潸哭泣

第廿四回 仙丹医病母三男昇甲慶團圓

自說方狀元于謝恩之日已將兩家亲事面奏朝廷恰好畢云
是提督衙門現在襄陽自以天子賜其先抵楚省同日完日者
夫人遂擇了合卺良辰其時王本因方谷付他數百良子到河
南修坟墓夫子再說吉期已到驛官場做事原容易 况是巡
視御史尊 正属良辰多已備 兩乘綵轎擁祥云 一乘來
到陳鄉臣 一乘來到畢軍門 金字頭牌分對七 良辰月
谷兩邊分 黃羅玉蓋飄七動 有虎旌旗五采勻 馬士吹
來細鼓樂 街功及仗甚紛紜 官灯百盞排前后 施响三

聲遠近開 狀元兩處來迎 中堂瑞象甚鳳凰 當時交
拜齊行禮 兩個新人迥出羣 謝了王恩頭九叩 又拜萱
堂老大人 盈庭喜氣次无限 一饌閑文不必云 臨再說諸
親已舉前片 躡跡待客直至二更各人散去 狀元來進
側房 聽自合宜東院去 誰知東院已閉門 臨方冷把門敲
了一下里邊問道 那個 臨是我采屏姐 你把門開 一開臨自牽
小姐之命 請狀元到西院去 臨却是為何 臨自小旌說 臨唱當
日黃州遇大盜 形骸早以雪中埋 若不是軍門來救我
如何倘得有餘生 畢府之恩真莫大 豈敢忘却女子金
何應訪西院戒茶去 細想南昌一段情 我小姐早已身归
羅帳內 請移寶步向前行 方令所 贊連聲 臨大矣太惠

之輩嘔響伶仃從不相當。難道生意行中並非生意行中漢。豈敢是農家田舍。也不是農家田舍。卽真非爲富家側室。富家側室九欠好。究竟許誰。是清貧寒士。書香。他以貧書身如何。又嫁个貧士。豈不上半世吃苦。或者此人能上進。將來尙可把名揚。這又渺上茫上之事了。相公料之于未然而棄之于現在。非所以處采屏也。使夫人何以處之。爾依我省起來。相公之所以重采屏者。爲其有才識。有胆量。有情有義之人。而相公之所以處采屏者。竟未能听其口中之語。察其心中之事。以結其意中之緣。是相公大有負于采屏。恐采屏亦未必依你。肯嫁。你爲他擇配。到有負于他。又不肯依我。相公啞牢記。記在心頭。我想采屏的終

豈不歸相公而歸誰哉如此說是要我納采屏的了然已
生夫人羞矣何羞我監田種學將佳偶 二喬儻倖得兼
收 轉轉思量多抱愧 未知前世怎生修 既得隨來又得
蜀 如何又要掣妝姿 上林花好忌佳品 禁不得傍枝橫
出在稍頭相公吓 人必重情與重義 迂拘之見衣來由
承屏是忠肝義胆含才畧 青衣翹楚婢班頭 怱然偶帶
三分氣 算足裙釵第一流 劝君急把采屏納 魚水和諧
下釣鉤 如此良辰如此友 好將同裏抱我稠 這才不負
花園語阻就是妾等也拉得一個到手阻竟做為官內政修阻
下夫人總蒙你美意但老母跟前尚未告明兼之表姐也托為
他擇婿与夫人意見又有不同阻既有不同待妾身自到東院

当面約定再稟開堂上便了。醒夫人移步喜匆忙。老谷隨後
出房中。不表老谷外面事。單請夫人到院東。翠娥小姐
忙相接。采屏更竟有歡喜。坐定之時茶一盞。那畢夫人
欲語塞喉。喘把采屏看了一眼。采屏早以心裏避了開去。
小妹有一喜事告與姐上知道。矣妹你有甚喜事。這喜事
是大家有分的。姐上吓醒就是采屏人一個。姐上深知開閣
中。做人好处无消說。但年當及笄。合牽紅。姐妹子吓現在
我托相公为他擇婿。姐上不是這等謹。醒為甚替他來擇婿。
尋些野蝶與遊蜂。醒依矣妹不替他擇婿作何了局。姐上
吓醒現成了局。頂容易。婿在家中郎主。急醒難道納為副室
不成。若不納為副室。他亦未必肯嫁別人。姐上吓醒你豈不

洞見他心腸非外向 你豈不熟開他口齒露春風胆他話是
有一句說道我情願終身伏侍老夫人決不到別人家去过活
可又來胆剛上台有油瓶蓋 只在河盆托出中胆矣妹吓
但是不屏性子不好將來為日甚長方一与矣妹畧有阻滯事
未可知罪卽難贖使我放心不下 他伏侍姐上十餘年並无
故犯卽使有發性之時姐上可以容得難道妹子到不容得乎
胆我見他和言婉語循規矩 決不到恃强爭鬪生變通 光
且并血頭繫寄相助 百般你我得從容 他才優厚管得家
庭事 更可以多生好了夢占能 芝蘭玉樹盈階茂 也學
个笏滿床頭郭令公胆但恐相公又有一番講究未必肯從
嫂姐上他有甚講究只怕求之而不得小妹已与他說明白的

了。他荆釵十二豈无意。况采屏前后为他有热腸。及照着
老夫人之威。方分感激在心胸。只因兩院双上在。再納
偏房理欠通。今得小姐從旁來參看。只落得行船順水扯
風蓬。吳妹還有一說。老夫人堂上必須稟明。又未知允与不
允。釐堂來往全仗采屏。今半月以來。又是他當值的。老夫人
一定喜歡我同姐上前去。妹子請。姐上請。東西院。兩
夫人。携手雍容緩步行。四隻金蓮剛一兼。曾无半點惹
輕塵。中堂已到掀簾進。上前方福老慈亲。上上含咲
添欢喜。細看多姣兩玉人。何幸我家有此媳。老身邊慕
福还增。那時細說家常話。又触当年多少情。媳如吓
我想为人总是出門苦。天涯學自好淒清。况我白頭來奔

走去 几乎死在九松亭

後來得到菴堂內

也還難以保餘

生 誰知婆媳偏奇遇

兩次相逢渾疑夢裏身

矣哉媳婦

真如女

双七為拔禱觀音

仰蒙菩薩提携力

我兒今日

代天巡

媳婦

你兩人夫妻貴妻榮俱遂意自但我還有一

事牽挂在心即請問太夫人牽挂何事即唱就是青衣一采屏

他几次菴堂頻往返

周全多少費心情

即今我病瘵他

知道

每夜亏伊當值勤

此女現今十九歲

不宜担擱悞

青春

作何結局如他願

托在双上兩媳身

摠要婚姻來

就近

使我時上得見慰生至列位要曉得老夫人這幾句

話頭也是要納采屏的了是兩今夫人就把此情說出自恣

聞荀台縫老夫人十分欢喜不必再言却說此事是繡金小姐

值手因方谷即要起程遂于三日內揀定日期用鼓樂拜堂綰
金小姐又把自己的冠帔借他穿戴老夫人受了全乳兩位小
姐受了半乳自此日起合宅多稱為二夫人懷里兩家的太
多來過門作賀演戲款待仍如田例單說初更時分方谷看過
母親又到兩院夫人處作謝了一番然後踱進新房里來因吓
好造化如今是大開門了因步匆忙喜氣濃采屏穩坐在
房中見了大爺來立起低頭不語面微紅他十年為婢
多持重今做新人越素素忘態不及兩小姐三分昇足
也稱雄大爺是面對面來原熟客此時又要覩花容只見
他嬌娜身材瓜子臉盈上秋水剪双瞳楊柳纖眉凝黛
綠櫻桃小口点脂紅裙邊露出双筍小立定多時不動

層疊了環們睡了環們多在煮食有何分付你你們扶了新娘子歸了坐位各上歸房不必在此伺候曉得那些了唱扶了新娘來就坐去裏曉得該一各退避出房中 方谷亲把門開好 坐對從頭訴苦累 姐上吓 我与你初識面 在花所 卽家待我實非輕 一種悲腸經曲折 几番好話又丁寧 姐上吓 你忠肝義胆無人及 你臨起秋波轉更深 我自從別后添酸楚 牢上記有你芳名 春光楊柳登時過 你我相逢正到今 你有我來我有你 兩人捻是一條心曉得你既有心干我方何又要把我別許姐上吓此是表姐再三來托付 道俗不肯低頭屈伏人 又恐綉金小姐未必寬洪量 万一彼此參商待怎生曉得我小姐果

然蘭中少有那綉金小姐蓋發是難得的。嗟！姐姐吓，罷也是你为人本好，他飲服，所以綉金小姐，豈來自調停這段姻綉金小姐真難得。表姐何嘗有異情？誰知吾母同心意，也要將你由在自家門。說到菴堂多少周全處，姐姐吓，全仗你不辭奔走，看慈榮，送錢送米送衣服，免飢免寒，免溼清，倘非姐上能如是，吾母如何保此身？方爺說到此間腸欲斷，登時离位，揖深上，姐姐吓，我謝你活命之恩，不然我方卿不孝罪大，未能为人子，何以为人臣？平頭，嗔來屏前好傷心。連忙回礼，泪双零，便把罗巾來拭泪，欲言又住細思尋，這是洞房花烛夜，如何惹得哭難停，支持免强容依旧，方姑開言再說明，老爺爺，奴有一言來奉啟。

王五 卷八
七 為官御史听 兩位夫人操家政 定能整肅有章程
采屏鉅細无容營 但願一心伏侍老夫人 自我想老夫人
阿彌唱自從哭別玳堂內 万水千山歷苦辛 松亭救得餘
生轉 絲上白髮漸凋零 况又佳釐多抑鬱 曾无片刻緒
安寧 他已染成胃腕病 向未入前說一声 通夜翻床眠
不穩 及今三月有餘零 兩位夫人多不曉 拙為高堂睡
得深 惟有采屏隨左右 習知灼見病原因 晨昏侍奉來
加意 此病也还減几分 自如今与老翁談過 彌唱我仍到
老夫人房內睡 老翁不必与奴亲 東西兩院凭安宿 老
谷吓 只要你有心得我不以身 等到高堂病愈日 再与
你全瘦我稠做小星 此言今夜來約定 老谷吓 你莫把

有病衰年看得輕，
誰想老夫人的曹咽喉，
竟不知道一聞米果之言，
心京胆破，重新又哭起來了。
來屏眼淚也不知道流了多少。
團圓可憐花燭，
歡娛夜一對外，
央泪眼睛，
燭炬已經三四換。
早听樵樓打五更，
始解罗衣同就枕。
雄鷄報曉，忽天明。
來屏真个能重聚，
原是儒家好出身。
到了第二日，
老爹到老夫人處，
請安就門，
及胃腕之病，
老夫人一藥，
隱肺不肯說其詳細。
團圓自見吓我病不足為慮，
但是我在菴時，
菩薩座前許一个大七愿，
心你須看我一完。
團圓母亲有何心愿。
兒吓我目從及河入菴之后，
團圓唱只道我見身已死，
稽首蓮台觀世音。
伏祈菩薩苦持力，
孩兒或可保其身。
果然巴得高官做，
我就重修伏像塑金身。
还把字圖道一坐，
七層

宝塔鎮山門 如今你果蒙神佑 此塔還須你造成 但是
你這有蒙恩一月假 必當卽刻籌分明 若何工作若何
料 多少時光多少良 若得部署經營多美妥 好束裝廼
上代天巡迴孩兒領命就去辦理此事便了 醫方各盡命忙移
步 來至中厅議事情 你們快來 來了老翁有何分付
醫者夫人要造七層宝塔 永鎮白蓮菴內 你們速去喚齊石
匠木匠鐵匠 鐵匠等就于今午到來雇料 估二并估日期 喚去
上上母得遲悞 正是 火速差人喚工匠 不消半日一一齊
蜂湧到中厅 軍人便估須料價二万五千兩 工價二万兩 必
得一年始得成功 軍人退后 那時陳畢二處俱已知道 陳公捐
民四千兩 畢公捐良三千兩 陳夫人八時到菴 申捐良二千兩 畢

家婆媳共捐良八百兩方谷自己捐良二萬兩翠娥秀金采屏
共捐良三千二百兩于買物料之良已差得不多了惟工作良
一萬兩倘先做主此是后話曼上再舊戲單說新婿三日后
宴別重叙老夫人 下回口是團圓局 話到團圓局又新

孝義真蹟珍珠塔第二十四回

目見第廿三回中

面話說方谷納了采屏做过三朝畢老太上同媳婦辭別回去
陳老夫人此時与老夫人姑媳十分亲热依上不捨原要再停
几日老夫人知他身怀六甲这及要將息的不便于由因此也
卽送回闕單說采屏人一个他与方谷約定过三朝仍到
老夫人房內來陪伴晨昏伏侍把肩挑因此將身不出外
丟却新婿甘寂寞老夫人是几次劝他上不允兩位少

夫人是几番相劝也徒勞

方谷是愁腸牽掛娘亲病

但願

他在房当值老年高

过了七八日方谷打点行装正要起程

一面買齊造塔的物料等河南王本回來办理興工事已忙促

尚缺工費一万兩靜芳師太只得向各家去寫緣簿不想老夫
人胃腕之病大發起來頭暈眼昏來睡倒胸窩住痛實難
熬四肢冷厥難舒展神氣昏沉又發燒采屏急得渾身
战忙遞了环向外跑报与方谷又报東西二院各人飛步
各心焦一个孩兒兩媳婦齊上走到向年直阿呀母亲
吓如何頃刻京天事這病源怎弄起根苗兩位夫人也
把婆上叫床頭回定淚如潮微上喚轉有声急只听得
欲吐連上隔住生睡自見吓媳婦吓我方分疼痛難開口
胃腕犹如割方刀睡自等我少睡片時你們多出房去料理
正务至于我的病源惟有新媳細上知道問他便了園那時老
谷連忙走到外听分付家人把襄陽有名的医生多請了來家

人牽合分頭去請自己又到了書齋做成本章因母來病重乞
假三月就在襄陽調理把本封好差人飛馬上京朝廷自恁是
准的了后話且不必題再說兩位夫人摠在床邊不離一步細
問采屏告訴此病始于想子及別故行路投河入菴多少悲愁
日積月累根株已深恐一時難愈兩位夫人听得泪如雨下采
屏也同哭了一回囑只听得床頭氣息微上轉 老夫人叫喚
有声音 三人多在床前候 揭帳低上問个明因婆上可要
作嘔囑運忙扶起刀斜側 几番嘔出暑鬆輕 然而元氣大
亏損 大齊表齒脫了形 少停七八医生到 方谷暗了進
房門 二位裙釵縣帳后 齊將珠泪拭羅巾 再說逐不名
医診過脉 方谷又陪了到中所睡列位老先生家母的病勢

畢竟若何。鮑大人吓太夫人此病看來十分沉重。晚生連識淺才，踈恐難收效。鮑方谷听，泪双傾。呵呀！我今全仗老先生，倘果医得此病好，是元功再造大恩人。我必解囊來重謝。也不謝黃金与白銀，竟謝珍珠塔一座。老先生吓，此是世間希有寶奇珍。那滿堂听得奇珍謝，那个医生不用心。其實病原難可治，徒然搔首費沉吟。鮑列位老先生，全仗上上。鮑大人吓晚生輩，既蒙尊托，敢不尽心。鮑各把根由來細說，各人議論各分爭。有的說道：年老元神耗，有的說是陰虛邪氣侵。有的說是精勞疲癱症，有的說是胃弱食还停。有的說是外寒包鬱火，有的說是噎膈九分成。鮑列位老先生，对症寫方，当用何藥。鮑有的說是地黃宜常服。

有的說是通理醫神 有的說是調中益氣好 有的說是

最妙用箇陳 有的說是桂附方終大 有的說是清補重加

參 參差不一難酌定 大抵凶多吉少費調停 卽時辭別

紛上去 相送敘良各千金 方本含有愁容來進內 床前

再看老夫人睡自見吓我是不夢服藥的睡依孩看起來這班

医生毫死定見万一誤投反多阻碍到不如不服藥的力貴睡

兩位夫人齊上說道與其求医不如求依我兩個明日就到白

蓮巷拜求观音大上单的三夫人在家伏侍幾上用些米湯慢

上調先便了睡自媳婦吓如此甚好我還有這塔的心愿現在

要完你替我先告与菩薩知道睡自見吓此事你料理得怎麼

兼了睡自母亲放心物料已經購買卽日可齊自下已是殘冬且

過了新年孩兒已擇定二月十九菩薩生辰就于是日興工等
王本回來一切叫他督办自見吓造塔一事竟交与王本你
命召在身急須起身才是鮮孩兒已上表章告假三月等母亲
病愈出巡未遲醜一切話文難細寫 求神問卜事匆忙 觀
音等語多吉利 香闥三个罽賓腸 陳老夫人來問候 夜
間宿在翠娥房 畢衙日上差人至 又來了菴中尼靜芳
時往時還下必說 搥然为有老萱堂 看上一病交一月
日拖日重日倉皇 人參不敢來多吃 只有須微進米湯醜
那曉再過兩日老夫人的病更加沉重醜兼且米湯吃不下
甕上待斃命將亡 大抵人生原似夢 树上蝴蝶与黃梁
夢里來時夢里去 何人喚醒黑甜鄉 春三秋九花同夢

花落花開夢一場。再說老夫人奄奄待斃。救星畢竟是那一個。咳。這也是難說了。甄士隱醫生重請到一齊。搖手不題。方盼來六脉俱无。有安排后事沒商量。忽上退去休嘆。舌單表那萊丁四个好寒涼。老令是泰山崩倒号咷哭。万前穿胸断尽腸。兩位少夫人是跪倚床邊身不起。双行血泪告穹蒼。怎能放得婆上轉。上身情願替萱堂。二夫人是自恨采屏多含苦。把頭磕破血沾裳。滿地滾來不顧活。但願泉台同走路。茫上房中鬧得難分解。救是忽已到門。釐釐只見家人慌忙來報說道。門外有个道人云。老谷以珍珠塔為謝禮。他特來醫老太太的病。的請老谷即刻相見。老谷一聞此言。爬地而起。揩泪而出。那道人已走入厅中。饒原

來一見還相識

就是黃州許習仙姓老令把手一拱請仙長

台坐的不用坐了

的尊堂余在須臾際

我有靈丹可保全

但將清水來調服

立去沉疴自忽朕

我一則加添父母壽

二來怜你孝心虔

的多謝仙師 還有一說你造塔了愿尙

缺工費万兩的正是的此刻可不必了

仙師何以言之

噫的你把珍珠塔与我

包得功成頃刻不遲延

化机可省

民夫力

就在中春二月天

菩薩生辰十九日

必然宝塔

峙的前的事不宜遲你快去把珠塔交我好把靈丹付你的

就此飄然辭別去

逍遙自在白雲邊

方谷听了心難喜

並不狐疑信得堅

移步慌忙向內走

就向翠娥小姐取蓮

匕

即携此物來斤上

当面交許習仙的那許習仙收了

珍珠塔就把一粒丹藥交与方外習仙揆袖而去方外一把扯住說道仙長我娶的你几天果狀母病立愈合家還要拜謝我輩豈受謝之人來也速去也速來使君家增福祿也去尋一片燭霞復姓仙長既恁要去也不敢強留但要動問几句此丹從何而來何以知我母有病自不瞞你說我乃許旌揚嫡派自黃州別后就遇有一个仙人乃國初的張道遠他收我為徒授我煉丹之法此丹名為保元延壽中和太乙之丹尊堂服之壽原在九七以上姓原來如此弟子就代慈亲拜領不消拜得你尊堂原是宝婺瑤光星因走入了磨蝎宮有二十年勞苦悲愁此番之病磨蝎已除你妻妾俱孝而矣三男昇甲尚有一子為方家五桂此皆尊堂福命所招摠之万事積明功為

上請罷七

上

再問仙師到何處洞府弟子將來尚可得會否

外去住无定后会难期我有一言君且記有仙長何言弟子

謹記

二月十九

菩薩生辰

珍珠粒七

宝塔層七

雷電風雨

頃刻功成

浮圖舍利

夜上光明

詩

娘兒婆媳會菴中

纓絡莊嚴色相空

曰

一座珍珠光燦爛

照他南北与西東

又詩

伏法仙机指引年

灵丹來處本心田

曰

我身更在塔尖上

今日才知許習仙

習仙言罢飄然去

方爷捧药到床前

依他清水來調下

立刻沉疴得就痊

瘡蝨消除多是肉

灵丹不費一文錢

老夫人從此形神加爽健

長七通夜得安眠

不用來屏

陪伴了

仍归已塌踐其言

如今始有新婚樂

狀元雨露

搥玩偏

荏苒流光容易過

殘年已度又新年

買齊造塔

般七粒

堆在菴門左右邊

羹到仲春限亦滿

事情緊急

莫拖延

方谷就擇于二月十九日興工造塔三日後裝束起

行光明迅速已是二月十八日是夜風雷大作屋瓦俱飛到了

次日

天開晴曙光明現

五色雲霞分外鮮

只見七層塔

一座

菴門之外聳巍然

真个神偷鬼運由天造

珠璣絡

索挂中間

京得市尼皆吐舌

那時暗中結撰仗神仙

位莫道此事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古今來如女媧之五色石始

王之驅山鐸五丁之開已灵之劈愚公之移会几之禹庙梅梁

杭州之飛來峯運木井武当之金屏皆鬼使神差天遣地設而

參朱客全集

第廿四回

成則又何疑乎白蓮菴之塔也。那時靜芳師太忙通報老

夫人是合家歡喜謝蒼天。恰好剛逢菩薩旦。赴菴車馬甚

喧填。齊上叩祝蓮花座。又出山門拜塔前。陸禽金碧苑

紅旭。燦爛艮黃縷紫烟。似有摩空珠灼爍。教他合影塔

圓尖。可知因果重上在。又謝神奇許習仙。到了三日之

后。方谷打点起身。却值王本從何南回轉。就將家事托他照看。

判咎假限期今已滿。代巡莫可再遲延。當初察院從不帶

家眷。只為此官奔走刻无間。因此方谷來拜別。離情多

少話難宣。盍益七省團上轉。笑到回來娶兩年。別了萱

堂到東院。可嘆前是數月新婚。又各天鰥。方谷到了東院。恰

好秀金小姐同來屏俱在那里等候。方谷因三位裙釵心一羨。

各將保重二字話纏綿

方容重把娘亲托

此時難免泪

迎上 人生最若惟离别

上到夫妻更可怜

升砲開縶來

上斬 岳家兩處拯尊前

般上叙别无消說直那陳公与異

軍門囑一齊相送到船边

正是九閭使舫紅旂展

率土王

臣我独矣

帳望白雲亲舍遠

陸途乘馬水乘般

我把益

查七省且佇講

再表蘭房三少年

別了夏秋之交方分從

河南回轉襄陽天子又賜假三月再行出巡其時三不夫人生

后多有了身孕流光易逝真如箭

鳥兔飛奔不肯佇忽

上秋闈又文餞

几声炮竹度新春

是年喜事重上見行

我輕撥絲絃細上陳

那陳老夫人

怀胎十月期剛滿元

胥生下一孩嬰

目生時五十有二叟

取个名兒叫瑞生

既而三月初三日

翠娥小姐產其姙

四月中旬十五日

采屏生子又臨盆

过了几時逢端午

輪到夫人畢秀金

甘酒飲完來分娩

胎包破后試啼声

每言端午生非好

豈知屢出全矣人

齊國孟尝王鎮惡

西方罗漢轉投生

多生端王真祥瑞

要曉得方家此子更文星

所生居長取名方茂典二夫人所生居次取名方茂官西院畢

夫人所生又居其次取名方茂苗老夫人曰七脚爺弄孫真乃

老人有福職獨有畢家偏是女

蔣夫人一胎生下兩千金

总差月分还同戈

也是各人會運所招成

家崇瑣七且丟

过再說为官方大人

七省巡查俱已遍

把積蓄清朴徹

底清

万民感戴真如母

貪官汚吏尽遭刑

兩年回轉

明郡 合家歡慶喜非輕 看了孩兒人三個 初離襁褓始
已行 畢陳兩處重歡會 靜芳師太也來臨 荅頭王本操
家政 出入消除件上清 老谷有王本依旧料理家務并看
管家眷自己娶上京 歿命不想是年河南有了水災朝廷頒諭
旨一道 茲爾翰林院修撰兼七省巡漕御史方定奉取勤勞剔
清積弊才優于任功茂以官有陞授工部侍郎即赴河南治理
河事桑梓之鄉自太熟諳其速前往母稍稽遲方接詔以后
就要起程恰好畢軍門的父亲在生時曾做過河南巡撫署
修防之績天子復降諭旨畢云 顯補授河南巡撫与侍郎方定
齊心協力並奏安瀾以副朕望畢公奉到詔書也即束裝兩家
眷口同行別了陳公夫婦來至河南驛 欽差抵任同巡搖雨

處播齋咫尺居

治水經年來奏績

中州民得免其魚

金

提千里生祠築

方谷面圣入京都

天恩有喜恩加渥

晉

階吏部做尙書

不迎家眷因亲老

屢上封章乞養餘

至

再至三始准奏

九重恩礼特为殊

青宮少保榮街賜

蟠

衣玉帶許归戶

并賜萱堂金字匾

凤篆旌文御筆書

書

門万里江河遠

初衣得遂樂何如

同轉河南一家團叙樂

樂

在天倫不能細述

只好言其大樂

老夫人是窈窕婆娑步履

履

健三位大小夫人是

年將三十尚青春

三小孩兒多九

九

笑讀書請得好先生

旌是生旌凤生凤

甫当拙角是奇

奇

英却說畢云显双生之女也是九坡

兩家又把絲夢結無

無

無

非是月老從中牽赤繩

匪家的長女許与方茂典乃東院陳

陳

陳

夫人所生其次女許与方茂官乃二夫人承屏生的還有方茂
萌是西院畢夫人所生另聘商邱宋陳老之女又過了數年翠
娥復生一女綉金復生一子一女承屏又生一子方令共有五
男二女畢家蔣氏夫人得生一子就定姪娘綉金之女驪我不
表兩家亲上又加亲 詞中再說軍中丞 自任河南官已久
年豐民樂过光明 這是水灾終不免 未免修防費尽心
又因堂上年高多病病 把表章做就達楓宸 臣母今年
七十八 瓦霜風烛病相侵 伏乞聖恩賜終養 合家頂戴
感朝廷 殊批俞允束交代 一月之中要起程 那時節舅
相商酌 說起河南往欠寧 連年水患多冲碍 田房早以
赴波稜 坟堂修葺仍难保 想起搬移一段情 到不如雨

家同到襄陽在 安穩雄番自雄戎 又有陳公原在彼 叙
談可以快生平 商量約定同行走 兩人各稟老夫人曰那
方夫人至親只有一位姑娘得同居住自然是歡喜的至于畢
老夫人最愛是繡金小姐原欲母女相依而蔣氏夫人所生兩
女一男聯姻多在方宅豈有不願同居之理況且南昌新遭寧
王之亂本難住得目以遷移為妙若翠娥小姐及采屏得歸故
里喜氣歡心益發不消說了（圖）大局安排多已定 方令卽差
王本釗襄陽 寫書寄與陳公曉 要買城中兩所房 蒼頭
王本前來到 叫他細看好門牆 外附白良一万兩 價如
不足再商量 伏惟岳父來裁奪 慈安並請老姑娘 囑與
畢兄及家眷 消停半月束裝 其餘王本面為稟 頓首

尊前字几行。却說陳公接書之后。同王本看定一所入官房。屋寬廠高大。用買八千。當時買就然尙少一所家眷不日要到。甚費躊躇。適陳公的相好左學士閑談說起。原來左姓係襄陽第一大鄉。細學士卽陳公三家其女許與瑞生。就是陳老夫人五十一歲所生。他家采下頗小第宅頗多。說道令增少保公不必買房。我有七進士所。現在空有常七借做公館亦可厭之事。今不如借你令增暫住。等自己起造新房。那時還我。便了。陳公說如此甚妙。列位要曉得。這左學士後來生子左彝。爲南隸總督。生孫左維則。爲天啟年間大學士。事見天雨花彈詞中。但。是后話又並不是此書的正文。如今收到正文要講到兩家的衣錦榮歸了。噯。曉行夜宿无多日。同走同行同到襄。合部。

地方官大小

多來迎接甚匆忙

御史陳公轡亦到

一齊

擁入大街坊

分為兩處新房宅

果狀廣廈及軒昂

陳老

夫人帶公子

肩輿入座到厅堂

別離既久今朝會

相叙

寒溫話正長

通贊瑞生好品格

陳老夫人

也竟得十分

滿意喜洋洋

及看外甥男女七五个

五个其姦雨風風

又竟瑞生還有欠

正是一家眷過一家郎

華蓮款待何須

說

彼此亲情非泛常

富貴榮華天下有

而今第一笑囊

叫

連左學士夫人頻上來往四門姻眷做一室團圓了白蓮

菴中伏婆身故靜芳与徒弟俱在方老夫人同三个媳婦去拜

伏又拜宝塔因塔時有光彩呼为瑞光神塔本地人又呼为珍

珠宝塔自此以后白蓮菴十分興旺連尼姑也冠冕了多少個

正是做伏依狀要福地 浮圖百尺放神光 照見三千大世
界 善者能昌惡者亡 便是了坏人几个 就中也復有低
昂 儀邦說秀金小姐的丫環玉翠配与王木奴子王小榮为妻
開个桐油雜貨店足上挣了五六千金做成了好上一分人家
独有紅雲人本波峭却帶尖酸自以为出人頭地嫁了丈夫嫌
其粗笨醜陋又不孝婆上終日吵鬧兩年內把母子双上氣死
紅雲本要轉嫁誰料人心太毒天道難容生了一身爛桃那个
要他此時又成了癱症采屏二夫人曉得將他送入白蓮菴內
托靜方師太看管每月担米千錢衣服零星不在其內因伏婆
已故就睡在伏婆床上可見世上的人歹者日歹好者自好歹
者有歹者的報應好者有好者的報應分毫不爽 列位你們

原是个正好的狀而听到此处亦須百尺竿頭更求進步也

咳上天美則碧波清 報應分毫掘現成 試看珍珠塔一座

朝七夜七放光明 閑話少說如今要把珍珠塔的大團圓

讀个十字唱与列位听者

讀十字 方小保 到喪門 又經數載 新房宅 七大進

起造完成 就搬移 把旧屋 奉还左姓 春而夏 秋

復冬 易度光明 雲來往 无間斷 至來三处 左學士

陳岳父 畢與中丞 老夫人 与三家 亦嘗叙會 最

难得 兩姑嫂 年老談心 白蓮菴 靜芳師 光頭七十

約高年 逢朔望 仝拜观音 陳翠娥 畢綉金 奏哉

小姐 勝仝胞 为姐妹 真个忘形 玉屏姐 好才調

育情有素 宜乎的 与小姐 福祿齊膺 彈指間 多生
育 紅顏漸收 粉嫩隊 多姿傲 半老佳人 方茂典
方茂官 年俱十八 方茂萌 生端牛 也是同齡 還有
那 兩幼弟 兼之兩妹 不必表 省得我 費舌勞唇
列位呵 須細听 詞归緊要 單表那 三弟兄 高擢科
名 自是年为隆慶之四年陳瑞生中了解元方茂典方茂官
方茂龍俱中了鄉試到了春榜兩個中了會魁兩個中了進士
殿試后單等傳了正是保寧獻皇都方家三粒珠方年策已
對 側耳所傳 金銮展 准袍升座 三宰相 大尚書
肅侍丹庭 把卷于 呈上本 弥封細折 既取文 兼
敗字 御目親看 是何省 是何具 是何三代 寄何籍

生何安 所習何經 遵旧例 三甲首 傳胪先点 点
傳胪 再高唱 昇甲三人 自恰好陳瑞生点了傳胪及唱
名起來第一甲第二名方茂典第一甲第三名方茂苗那時天
子動燒籍貫姓氏既同看他相貌亦彼此相当莫非同胞兄弟
以○三兄弟 來啟奏 同胞同安 臣父親 乃方定 少
保台衡 固為甚同胞兄弟得以同安○因臣母 分正副 各
生各子 那个居長 方茂典 生最先 居長家庭 次茂
官 次茂苗 雁行有序 固如今題名先后可照有雁行否
圣天子在上小臣謹奏○弟在先 兄在后 顛倒題名 自弟
兄顛倒此却不可当初宋郊宋祁亦已弟在兄前天子为之改
正時称大宋状元小宋状元今朕亦照此例拔方茂典为状元

改方茂官為榜眼一轉移間名正言順諸卿以為何如 各大
臣皆俯伏稱善 退班○謝王恩 來退出 弟兄三個 在
瑞生 小舅父 歸寓欣上 朋上末 來告假 還鄉祭祖
且小臣 多未娶 乞賜完姻 天顏喜 硃批允 叩辭
北闕 整歸鞭 四年少 遂出京城 到家中 重榮耀
玉堂金馬 喜翻了 老祖母 笑口難停 三母親 摠扶
的 看成一乘 如此兒 千古少 何幸吾門 奪大魁
分昇足 煌上再葉 也還是 祖宗佑 積累功深 方少
保 請星家 擇明取媳 兩舅女 一宋女 先后來迎
陳瑞生 左家壻 催收又到 左小姐 各四德 好个千
金 年復年 日復日 光明似箭 再講那 昇甲弟 兩

小官人

始旋屏

繼中舉

春闈赴選

踏花砧

听鈴索

並入詞林

此所謂

麟趾祥

方家五桂

才悟到

許習

仙話早提明

珍珠塔

廿四回

開場結局

斷不了

一孝子

至理真情

把舊本

鄙但詞

尽行刪削

另添

出好閑目

佳話層七

此乃是

論世儒

搜求寔跡

劝世人

把此卷

仔細歌吟

詩

曰

珍珠七級造浮圖

泣尽鰈珠泪亦枯

子孫環照風風都

辛苦生涯猶在舊

妻妾珠園錦綉谷

舊珠粒七換新珠

慈悲世界无如孝

滿得元音与珠土

慈悲世界无如孝

舊珠粒七換新珠

滿得元音与珠土

滿得元音与珠土

舊珠粒七換新珠

滿得元音与珠土